

爱心档案
aixindangan



山中飞出“小百灵”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脚蹬虎头靴、身穿印有蔚县剪纸虎头图案的中式上衣，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颂》。2分27秒，没有伴奏，如天籁般纯净的声音传递着友谊与和平。

44个孩子，如同44只百灵鸟，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走进国家体育场。他们中有8人来自马兰村的“马兰小乐队”，11岁的席庆茹就是其中的“一只小百灵”。

“总盼着邓奶奶来，每次跟着她上课都特别开心！”席庆茹清楚地记得她和邓小岚的第一次见面，“短发头，眼睛亮亮的，时常露出和我们一样孩子般的笑容，普通话说得特别好。她教会我的第一首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参加“马兰小乐队”，除了学唱歌，还能去邓奶奶的“音乐城堡”里练习吉他、手风琴、小提琴等乐器。早在2015年，在学校旁的山坡上，邓小岚就亲自设计、自筹资金打造了一座三层的“音乐城堡”。“城堡”里，花草、乐器和五线谱的装饰相映成趣，就连楼梯栏杆上都是音符，这儿也成为席庆茹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的乐园。

面对之前从未接触过乐器的孩子，邓小岚总是鼓励他们大胆尝试，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手指应该放在哪里。席庆茹读三年级时被选进“马兰小乐队”，由邓奶奶带着学会了吹口琴、弹吉他，后来从吉他手升级为小乐队仅有的3名小提琴手之一。

2021年10月，冬奥会开幕式导演组向大山里的孩子们发出邀请，要组建“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参加开幕式表演。邓小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孩子们时，席庆茹感到新鲜而兴奋，这意味着她有机会走出大山，去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

“如今愿望成为了现实，很兴奋能让全世界听到我们马兰山里娃的歌声。”从北京回到马兰村，席庆茹和大家一样，迫不及待地要和邓小岚分享此行的收获。

谁能想到，意外来得猝不及防。3月19日17时许，正忙于策划音乐节的邓小岚突发疾病，两天后于北京病逝，享年79岁。18年来，她协调捐赠了近500件乐器、数千册图书，培养了200多名学生，其中10余人正在大学就读艺术专业，或在走出校园后从事艺术教育。

“始终不能相信，那个满脸挂着微笑、开心地跟我讨论音乐的人，那个和我们一起爬山、一起拍照，快乐得像小朋友一样的人走了……”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孙志雪至今记得，在那间课桌后面堆着木架的

3月21日，著名报人邓拓之女、“马兰小乐队”创始人邓小岚于北京病逝，享年79岁。生前，她用18年的坚守，让大山深处的孩子们在音乐中找到自信、找到快乐。如今，她把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那片挚爱的土地，更把音乐的种子深深埋进了每个孩子心里。

歌声留驻马兰村

——追忆邓小岚

本报记者 赵莹莹

教室，她忍不住好奇地按下了电子琴键，正是那“当”一声响，为她打开了音乐之门，“是邓老师的无私和奉献成就了我们……”

“让他们的童年变成彩色的”

冬奥会后，邓小岚从北京回到马兰村，一直为了“月亮舞台”的建设和第五届“马兰儿童音乐节”的筹备工作奔波忙碌。在她的床头，一张张设计图纸、规划方案将时间定格，一笔一画都诉说着对马兰村无限的热爱。

巍巍太行山，清清胭脂河。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岚的父亲、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带着同志们来到马兰村，在山里一边游击、一边办报。

“1943年秋，日军发动扫荡，妄图灭掉报社。马兰村及附近乡亲们为掩护报社的同志，19人惨遭杀害。”

“一次突围后，妈妈在一间荒废的破屋子里生下了我，寄养在马兰村附近一位老乡家中，他们倾尽所有喂养我长大。直至1946年，我随父母离开阜平。”

……

往事悠悠，邓小岚平日里讲给马兰村孩子们好多故事。她深情地叮嘱孩子们，这些红色记忆，不能忘。

2003年清明节，已退休的邓小岚和原《晋察冀日报》部分老同志回到马兰村，为葬在胭脂河边的革命烈士扫墓。那一天，马兰小学20多名小学生也参加了纪念仪式。

“给爷爷奶奶们唱首歌吧！”活动结束后，邓小岚满怀期待地提议，没想到，从《小燕子》《我爱北京天安门》到《少先队队歌》，但凡她唱出的歌名，孩子们全都一脸懵懂，只有一两个孩子会唱国歌，还有些跑调，这让邓小岚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在清华大学音乐团拉了6年小提琴，邓小岚深知音乐的力量，“生活里没有歌声，该是多么苍白，我想让他们的童年变成彩色的。”

2004年夏天，她再次回到马兰村，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还动员弟弟、妹妹一起凑了4万元，把4间破旧的小学教室翻盖成7间新校舍，为深山里的孩子义务教授音乐课程。

从北京到马兰，邓小岚每年要往返20余次，寒暑假都住在村里。早上8点出发，公交车换火车再坐长途汽车，到村子时，往往天都黑透了。直到2010年10月，阜平通了高速路，车程才缩短为5个多小时。

孩子们从五线谱开始学起，音乐逐渐唤醒了沉睡的小山村。太行山上、胭脂河畔，总能听到孩子们的歌声与山间鸟儿的鸣唱相和，述说着心中的欢乐与忧伤。

教会了孩子们唱歌，邓小岚又开始教他们乐器。她从亲戚朋友手中“搜

刮”闲置的乐器，小提琴、手风琴、竖笛、小号……搜罗来一件，就手提肩背地往马兰村运一件。

2006年，邓小岚挑选了6个孩子，组建了“马兰小乐队”。从此，指甲缝带泥的小黑手弹奏起西洋乐器，深绒花《山楂树》的旋律回荡在大山深处，顽皮的孩子们在田野上亮开了嗓……

山路弯弯，邓小岚走了18年。村头唯一的公交站台，总有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满怀期待地守望着。孩子们至今还记得，从长途汽车上下来的邓奶奶一身疲惫却满脸笑容，拉着行李箱，和他们一起边走边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音乐给马兰村孩子们的童年带来丰富的色彩以及无尽的欢乐。正如邓小岚生前所说，“我相信孩子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会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会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他们的一生都会自信自强，生活得幸福快乐！”

音乐给山里娃打开一扇窗

对于所有熟悉邓小岚的人来说，分别来得过于突然。“宁静的村庄，沐浴着阳光……”哽咽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一首《马兰童谣》告别邓奶奶，稚嫩的歌声飘出窗外，去向更远的地方。

铁贵山脚下的“月亮舞台”旁，忆起邓小岚18载倾情付出，马兰村党支部书记孙志胜泣不成声：“除了教孩子们音乐，邓老师还自筹资金，为村里修路、种树，鼓励乡亲们建民宿、发展生态旅游。如今的马兰村越来越好，她却永远离开了。”

早些年，孩子们站在自家的猪圈旁练习过小提琴，也在芦苇茂盛的河谷里举办过音乐节。2008年10月，邓小岚带着“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第一次走

出大山，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木雕长廊前举办了小型音乐会。当孩子们唱起邓拓作词、邓小岚谱曲的《题马兰烈士墓》时，曾经在马兰战斗过的耄耋老人们老泪纵横；2012年，她又带着孩子们登上北京卫视的春晚舞台；今年，这些山里娃带着泥土的芳香，让马兰的歌声唱响冬奥、传向了世界……

孙志胜至今记忆犹新，2013年8月24日，邓小岚发起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在村外的山谷里精彩启幕，她和孩子们一起唱响《友谊地久天长》，山坡上满满都是观众。到现在，“马兰儿童音乐节”已举办了四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小歌手、大歌手到马兰分享“歌声与微笑”。

去年金秋时节，背靠青山的“月亮舞台”有了雏形，立面是一轮半月的形状，湖水从舞台前流过。夏天时，邓小岚曾冒着酷暑，弯腰铲出一级级台阶，一锹一镐，规划出一条供人登山的通道。

在邓小岚原本的计划中，将于今年5月在“月亮舞台”举办第五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届时，水坝修好，山里水涨起来，就能看到两轮半月连在一起。她还计划在舞台旁种满凌霄花、连翘、榆叶梅，“再过几年，等夏秋到来的时候，藤萝爬满墙体，星月交辉下清溪环绕，盛开的凌霄花簇拥着孩子们……”然而，她没能等到那一天。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马兰，别忘记唱一首心中的歌谣，让孩子们知道爱在人间……”悠扬的歌声再次唱响，又到了马兰花开的季节，邓小岚静静地走了，18载光阴荏苒，孩子们伴着美好的音乐长大，她在马兰种下的每一颗梦想的种子，都在生根发芽。

怀着无尽的思念，孩子们想告诉敬爱的邓奶奶一句话：“请您放心，我们会让音乐之声在‘月亮舞台’永久回响！”



教学用的小提琴是邓小岚的孙女用过的。支教使用的乐器，不少是她从家里带来或自费购买，还有一些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跛脚村医”潘寿兰：

大山深处的健康“守护神”

“伯伯，血压较昨天降下来了一些，等明天再来测一下，我再看看是否开药给您，不要担心，注意不能抽烟喝酒了，盐巴也要吃清淡些……”3月23日早8点，贵州省黄平县翁坪乡潘家村，潘寿兰一瘸一拐地来到高血压患者潘家廷家中，按时为他做血压测量，讲解如何调整生活方式。

42岁的潘寿兰，被村民们亲昵地称为“跛脚村医”。身体上的残疾并没有让她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在父母的鼓励下，她被磨砺得更加坚强，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黔东南州卫校。中专毕业后，潘寿兰放弃了在县医院实习的机会，果断回村干起了村医，至今已经22年。

“记得小时候，家乡交通条件很差，相邻几个村都没有卫生室，老百姓几乎不知晓卫生知识，常常是小病只能忍着，病情严重，就叫几个年轻人用竹架抬到县里去看，单程就要花上三四个小时。”潘寿兰说，在自己出生8个月的时候，正是因为村里没有专业的医疗人员，延误了小儿麻痹症的治疗，使得她肢体四级残疾，从此走路只能一瘸一拐。

村里缺医少药的情景时常在潘寿兰眼前浮现，看到很多人像她一样因病而苦，掌握了医学知识的潘寿兰下定决心，用自己的汗水和真心，让村子里的人走最少的路、花最少的钱把病看好。

距离县城70公里的潘家村，山岭起伏、梁架交错。尽管行动不便，但无论天晴下雨、风霜雨雪，只要村民有需要，总能见到潘寿兰一瘸一拐地出现。行医20多年来，她累计入户看诊4万多公里，被村民们誉为大山深处的健康“守护神”。

去年除夕，由于普降大雪，路面到处结冰，长期重病卧床的

老人吴珍美半夜全身发热。得到消息后，潘寿兰不顾天黑路滑，带上药品器具，跛着脚，去给老人看病、打针、输液，直到老人退烧后才回家。

村医生涯中，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最令潘寿兰难忘的，是2008年8月13日，夜里下着瓢泼大雨，一个村民的孩子发热，她拿着手电要赶过去，结果不慎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为了保护药箱，自己摔得鼻青脸肿，头部受伤出血，但她还是忍着痛去给孩子看病。在父母的鼓励下，她被磨砺得更加坚强，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黔东南州卫校。中专毕业后，潘寿兰放弃了在县医院实习的机会，果断回村干起了村医，至今已经22年。

心里时刻装着村民，把他们当家人，时常不定期入户为村民做大病、慢性病排查，为老年人定期检查身体，帮助患者疏导情绪……潘寿兰用真诚和关爱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村民也把她当亲人。

因丈夫外出务工，家里只剩下潘寿兰和年过六旬的父母，村支“两委”干部、驻村干部以及四邻乡亲不仅每年农忙时自发帮她干农活，平时也隔三差五地帮她做家务、照顾老人。

“一个人，一个药箱，一个村庄，‘一瘸一拐’就是22年。22年里，她每天都要从山沟到山头，再从山头到山沟，一个月差不多走坏一双鞋，却依然在风雨中用信念和坚守，换来了当地民众的健康。”驻村第一书记潘开义情不自禁地在朋友圈为潘寿兰点赞。在他看来，这种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默默奉献给基层卫生事业的精神，将会不断影响着更多人投身到乡村振兴中来。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还未过去，潘寿兰说，她将继续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村民们的身体健康。

(杨玉娟 杨森德)

善行录
shanxinglu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同心守“沪”家园

本报讯 近日上海正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为此，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及下属各区代表处积极开展“我们‘疫’起行动 同心守‘沪’家园”抗疫援助专项行动，筹措款物，为该市疫情防控一线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其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从“抗疫专项行动”专项资金中再

次划拨400余万元，用以采购防疫应急物资，包括10万件医用防护服、10万个N95医用口罩、10万个普通型医用外科口罩以及价值60万元的消毒液等。

同时，为了关爱奋战在一线的防疫工作者，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采购了一批防疫物资，将陆续送达各区代表处，发放给街镇社区防疫一线。(夕颜)

深圳市慈善会：“抗疫关爱包”送温暖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深圳市民政局发起的“深守护·暖民心”防疫关爱项目，深圳市慈善会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快速成立“深圳市慈善会·抗疫关爱专项基金”，为抗疫人员、“一老一小”等困难群体、特殊群体提供关爱与帮助。

3月23日，首批共计1.6万份“抗疫关爱专项基金关爱包”陆续发货，分批运往福田区、南山区、龙华区的困难群众和一线抗疫单位手中。

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房涛介绍，接下来，“深圳市慈善会·抗疫关爱专项基金”还将分6批向全市60家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发放“抗疫关爱专项基金关爱包”，并根据深圳一线志愿者、“三区”实际情况及特殊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对象及内容，全力以赴做好“抗疫关爱专项基金关爱包”供应工作，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慈善力量。(代雨菲)

厦门近百名老兵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记者 照宁)每年春节后的一段时间，往往是厦门市的献血淡季。日前，厦门鹭岛老兵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队员等近百名退伍老兵参与了一场“鹭岛老兵”无偿献血活动。

“只要血站有应急招募，我们服务队都能做到‘招之能来、来之能献’。”厦门鹭岛老兵学雷锋志愿服务队队长张宁

介绍，该服务队成立于2017年7月，由在厦门工作和生活的全国各地复退军人组成。近5年来，厦门鹭岛老兵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累计组织和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335场次；设立了“鹭岛老兵雷锋班”，捐款资助150人次家庭贫困学生上学；多次组织安全消防教育培训，同时成立应急小分队，积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暖心故事
nuanxingushi

愿给时光以生命

——记NMO成都之家创办人小浅

本报记者 赵莹莹

电影《了不起的老爸》上映时，在成都一家影厅里，一位川妹子在不知不觉中泪水打湿了面颊。如电影主人公蒙着眼睛练习走路、弹钢琴一样，她也曾闭着眼睛走盲道，让4岁的孩子牵着自己，教他如何给妈妈指引方向……

她叫小浅，患有一种罕见病——视神经脊髓炎(NMO)，如今右眼失明，左眼尚有视力。如果只是和她聊天，在那爽朗的笑声里，你丝毫察觉不到病痛曾带给她的折磨。在创立了NMO成都之家后，她的生活重新忙碌起来。

小浅是四川达州人，大学学习播音主持，曾带领团队在大学生创业比赛中得过一等奖，毕业后在四川电视台做记者。和老公是高中同学，后来成了幸福的妈妈……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被包裹在一个很有爱的环境里。”

直至2016年，小浅的身体发出了一连串异常的信号。

“起初是严重的呕吐，接着开始不停地打嗝，后来出现了更危险的症状。

我当时正在开车，忽然发现，右边来往的车辆看不见了！”身体的种种变故导致频繁去就医，小浅形容自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与人生”。

2017年2月，她在北京一家医院被确诊为视神经脊髓炎。经过激素冲击、血浆置换等治疗，病情总算控制住了，可惜右眼并没有好转。医生叮嘱她定期监测B细胞，一旦升高，千万要重视，小心复发。

天性乐观的小浅时常感慨当时的自己傻得可爱，过于小瞧了“复发”二字。

几个月后，小浅的左眼突然开始疼痛，视力下降，出现和右眼相似的一系列症状。她赶紧到医院用激素，还好，恢复了视力。这让小浅觉得，发病后及时治疗就好。直到2018年下半年，她又一次发现视野缺损，再次用激素保持住了身体状态，这才对NMO有了清醒的认知：原来这个“家伙”随时可能发作，会导致永久性的失明、残障。调整好心态后，直面NMO，小浅

发现，仅仅守护好自己，并不够。从整体上看，本地医院对NMO的认知与治疗方案，与北京、上海相比，客观上有一定差距。她开始积极地为病友奔走，经常与本地一些神经内科医生探讨最新的诊疗资讯。有外地病友来求医，她会告诉伙伴，到哪家医院床位比较宽松，能够尽快住上院、用上药。她还联合病友共同绘制了一张西南地区的罕见病就医地图。

2020年末，小浅参加了病痛挑战基金会脱髓鞘项目组主办的一期病友骨干培训课。第一次接触到全国数十位脱髓鞘疾病病友，第一次了解到各地脱髓鞘组织所付出的努力，她大受触动。当时，广州的一位医生应邀来给病友讲课，那种台上台下畅所欲言、平等交流的美好气氛，让小浅在感动和欣喜中，看到了奋斗的目标。她立刻想到，促成这种和谐温暖的医患关系，自己能在成都做些什么？

小浅的想法得到了许多伙伴的鼓励。她创立了NMO成都之家，先和四